

# 千般风景，万种书写

## ——评《美丽中国》诗系

◎郑世琳

虽然统摄于“美丽中国”系列丛书这一共同写作的统一框架之中，5本诗集其内在所呈现出的风格却各有所长、气象万千，各自的特点迥异，有自己鲜明的文学气质与作为诗人的独特表达，避免了如今刊物诗歌常见的同质化危机，诗歌的气质气息与风格都极具辨识度，这也是一位诗人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 《立锥》——在熟悉的日常生活中发现陌生

众所周知的陌生化，是能够进入文学史的经典诗歌的常见特质，也是一项需要夜以继日、体察入微地捕捉、刻苦敏感与天赋缺一不可的技艺，想来这也是陌生化理论人所共知、能够真正达到陌生化水准的诗歌却向来寥寥的原因之一。

杨碧薇诗集《立锥》是寥寥中的一个，《立锥》非常自觉地践行了陌生化理论，在熟悉的日常生活中发现陌生，因此诗行间新见迭出、从不落于窠臼，如我们会惯性地运用米、公里、方圆等物理距离来形容一处地方的小、或者耳熟能详的“这世界真小，我们又遇见了”，但《立锥》跳出了这些陈词滥调，《永和》是这样描绘一座小城的小，“果真一座小城/小得我想再回来的时候，从城南走到城北/走过永红大桥再回来/还没把他的侧脸想够”。诗中用思念一个人的心理时间，来丈量物理距离上的小城之小，此时小城大小与否已经不再重要，而是小城的衬托出了思念的悠久绵长。这种时间与空间的辩证法，其实是每个人都会曾经数次经历过的瞬间感受，只是下一个瞬间我们便遗忘了，像时间长河中的许多事情一样遗忘了，以至成为了我们遗失在熟悉的日常生活中的陌生。好在《永和》将它从漫长的时间长河中打捞了上来，指给我们看，让我们重新体会到生命日复一日背后一逝而过的诗意的瞬间，重新认识生活本身。还有大多数人想象一棵树通常是碧绿了事，风中的树则是枝条随风划动，《大

辛庄甲骨文秘史》却看到了细微处，“微风把高低低的树叶翻出两种颜色”，同一片树叶的正面和背面颜色深浅是不一样的，当微风吹拂时，树叶的颜色便会在两种颜色中起伏变化。每当读杨碧薇的诗，我们便想起生命曾经疏忽遗忘了太多的事。

另外，大多数情况下诗人会将诗集中最得意的一首诗的名字命名为整本诗集的名字，但《立锥》诗集中并无一诗名为《立锥》，为何书名会取作《立锥》？思索再三，或许这正是诗人对于大与小的辩证思考，美丽中国何其之大，960万平方公里从南到北山川异域、从异乡到异乡，但中国对于诗人而言又非常小，小到最终回到一方小镇的立锥之地。

### 《山水宴》——将诗意的空间留给无限的想象力

我之前从未读到孤城的诗作，《山水宴》是我读到的第一本孤城诗集，令人拍案叫绝，并决定以后持续追踪这位诗人的创作。

我为何如此喜爱《山水宴》，想来重要原因之一是孤城的诗歌会非常有意地不讲透，比如《剩下来的时光，我打算这样度过》写到“书脊砸疼脚背/牵旧伤/怀想一次，就将那半洞箫默默/擦拭一遍”，书脊砸疼脚背，牵动了往日的旧伤，往日何故受伤？作者没有写，只是写怀想一次，便将那半洞箫默默擦拭一遍，怀想什么？作者也没有写。但通过默默擦拭洞箫的动作，无声地告诉了我们怀想的旧事、怀想的故人与那半洞箫有关，与旧伤有关，而“默默”一词暗示了这件旧事是悲哀心折、思之怆然的，“我”才会如此沉默寂然。也正是因为前半生的风雨旧事，剩下来的时光，“我”才打算在山水之间避开尘世、闻梅望月观竹隐居度过。读者能透过题目、透过字里行间，隐约察觉到这背后有一段沉静如海、关于伤痛的故事，但诗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将故事讲透，将诗意的空间留给读者无限的想象力，从而将诗行的有限空间拓展为了无限空间。

### 《雨与语》——字里行间的诗意从未缺席

《雨与语》虽然被归为口语诗行列，但字里行间的诗意从未缺席。

能进入文学史的口语诗，如《有关雁塔》《尚义街六号》《读弗洛斯特》等往往具有极强的诗意，以及为诞生这种口语形式的诗意而精心打造的设计组织，并非随意地轻松书写，而是苦心经营出来、有意锤炼出来的平淡而近自然，《雨与语》也是如此。毕竟能够成其为诗的口语诗，不仅仅是对日常生活的简单再现，而是要对生活本身与诗歌这一艺术文体有所提炼升华与崭新思考。恰似波德莱尔这位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漫游巴黎一般，城市漫游者在贫穷与富有共存的南京城里两手空空地游荡，他看见人间辛苦劳作的芸芸众生，也看见日常生活中的物品与情趣。

### 《暴雨和绵羊》——以独到的、直抵本质的目光打量世间万物

我想安琪之所以被称为“先锋诗人”，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她对于这个世界有不同于他人的独特理解与认识，即使在这本相对温和柔顺的《暴雨和绵羊》，安琪打量世间万物的目光也始终是独到的、直抵本质的。比如《登鹳雀楼，愧对王之涣》一诗：“与其说你想登鹳雀楼/不如说你身上的王之涣想登鹳雀楼/每一个中国人/身上都居住着一个王之涣/当然还有其他/每一个中国人到了运城/到了永济/都想去登鹳雀楼/与其说你登的是鹳雀楼/不如说你登的是王之涣楼/每一座被诗歌之光照耀过的楼/都永垂不朽/都亘古长存……”

游人盼望登鹳雀楼的意愿并非出于游人自身，而是游人身上所留下的前人王之涣的影响，因为每一位从小读过王之涣千古诗篇《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中国人身上从此都留下了王之涣的印记。而鹳雀楼也因为《登鹳雀楼》从此不再

仅仅是它本身，也是与诗人王之涣紧密联系的共同体。随着《登鹳雀楼》的千古流传代代吟诵，鹳雀楼永远活在诗歌《登鹳雀楼》中，鹳雀楼在诗中永生，在诗中永垂不朽，亘古长存。

在安琪别出心裁的视角中，鹳雀楼并非因鹳雀而得名，而是倘无此楼，则鹳雀何处可栖息；鹳雀楼与王之涣的关系也并非仅仅是王之涣的诗成就了鹳雀楼的千古不朽，鹳雀楼也用自己的山川气魄成就了王之涣的慷慨有大略、偶有奇才，也让后世诗人以楼为参照照见了自己应有的谦卑。

### 《老街口》——在熟稔感与陌生感之间寻找诗意的平衡

马文秀的长诗《老街口》是关于“我”走进西域探访百年藏塔塔加村的所见所闻所感，行走过程中始终有一个关于探寻的主题引导诗篇前行。这一探寻似乎是在唤醒一种似曾相识感，这种似曾相识感是模糊的隐约的，是在熟稔感与陌生感之间寻找一个诗意的平衡。

当王勃在滕王阁上挥笔写就《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滕王阁从此不再只是地理上的滕王阁，而是被赋予了特殊历史文化含义的新名词，诗人们用诗篇书写山川的同时也是在为山川重新命名。张翥《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之于寒山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之于阳关、李白《独坐敬亭山》“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之于敬亭山皆是如此。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期待“美丽中国”的诗人们用自己的文字，为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以诗为证，为岁月山河重新命名。



# 在诗歌中聆听时代之声

张瑞坤

日前，由内蒙古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内蒙古作协承办，内蒙古艺术学院协办的“盛世中华 诗意北疆——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2024新春诗会”，由“梦想中国”“伟大征程”“时代放歌”“同心守望”“逐梦远航”5个篇章组成，通过朗诵、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全景式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百年历史，诗意地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丰功伟绩。

一首诗朗诵《梦想照亮中国》拉开新春诗会的序幕。“梦想照亮中国。照亮大地上每一朵盛开的鲜花，照亮归来的蓝天和绿荫中成长的江河。照亮每一颗追逐幸福的心，照亮每一天扑面而来的崭新生活。”《梦想照亮中国》让人们联想到，中国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看，世界十大港口7个在中国；看，我们的高速公路纵横神州大地；看，我们的“复兴号”动车组正风驰电掣……伟大祖国的沧桑巨变，唤起人们共同的情感，给人们以奋进的力量。

“伟大征程”篇章由《百年钟声》《人民万岁》《以二十条河流 二十座山峰的名义，致敬》《红楼 1947》4首诗朗诵组成。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百年钟声》回首了中国共产党从一艘小小的红船成长为如今的巍巍巨轮，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赞美之情。

诗朗诵《人民万岁》是一首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生的诗作，作品通过“径直走上天安门城楼、大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很现实地走上天安门城楼、很浪漫地走上天安门城楼”等形象语言，再现了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人民翻身得解放、人民当家作主人、开启新中国建设的伟大征程。《以二十条河流 二十座山峰的名义，致敬》运用“嘉兴南湖、湘江、金沙江、大渡河、黄河、长江、井冈山、岷山、祁连山、宝塔山、大别山……”等空间具象化的叙事手法，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崇高敬意。诗朗诵《红楼 1947》讲述了我国第一个自治区的诞生地——乌兰浩特市，从“王爷庙”到“红色之城”的变迁故事。

“时代放歌”篇章由《祖国》《父母之河》《那舞动的红》《坐上高铁 去看青春的中国》4首诗朗诵组成。爱国是一种坚定的民族精神，也是一种振兴中华的责任。《祖国》通过诗意的语言演绎，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父母之河》从“爷爷、母亲、我”3位人物出发，运用象征的手法，刻画了母亲河——黄河的形象和气势。《那舞动的红》演绎了乌兰牧骑“无私奉献、团结拼搏、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优良传统，彰显了乌兰牧骑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意识和时代价值。

“同心守望”篇章由《额吉的味道》《喷薄的炉台》《界碑》《我是一艘船》4首诗朗诵组成。《额吉的味道》真情呈现了“草原母亲”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养育南方孤儿的人间大爱。《喷薄的炉台》讲述了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建设包钢的故事，谱写了各民族守望相助、共建美好家园的和谐乐章。有国才有家，没有边境的安宁，就没有万家的平安。《界碑》歌颂了戍边英雄“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爱岗敬业精神。“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我是一艘船》生动描绘了百年红船的丰富内涵，礼赞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获得独立自由、追求民主富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

一路走来，我们穿越革命、建设、改革的激流。每一次波涛翻滚都足以铭记史册。我们坚定信念、信念、信心，每一个高光瞬间都书写着神州大地的波澜壮阔。一路走来，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握机遇、直面挑战，每一次胜利都是一首永不懈怠的奋斗之歌。”诗朗诵《再唱赞歌给党听》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走过的艰辛道路以及那些刻骨铭心的岁月，歌颂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

整场新春诗会在歌曲《逐梦远航》的优美旋律中落下帷幕，“春天来了，那艘小小的红船，承载着希望和重托，再次回响起历史的涛声，绽放出时代和自信的光泽。”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 跳出自己看自己

## ——评内蒙古直属乌兰牧骑原创音乐剧《你若繁星》

◎李树榕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推出的以乌兰牧骑为题材的音乐剧《你若繁星》，是乌兰牧骑对自身生存现状和发展前景的思考，体现了“跳出自己看自己”的一种文化自觉。

《你若繁星》的戏剧冲突是围绕一条主线展开的，即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乌兰牧骑能否留住人才？当作品在舞台上呈现出来时，清爽的精神气、质朴的服化道，以及作品展现的积极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深刻的哲理性与现实针对性，令人感动、深思、醒悟。

开场伊始，规定情境是21世纪某年，一支乌兰牧骑正在祖国北疆边防线上巡演。演出结束，画外音响了起来：“妈妈，这次的生日你又不在我身边”“别惦记我和你妈，好好给咱牧民演出……”“啥时候回来？咱爸好多了，明天就可以出院了”“老婆，吃饭了吗？你们走到哪儿了？”“亲人的问候，反映出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一以贯之的“为人民服务”的辛劳与热忱。

背景音乐和语音交相呼应，一束追光聚焦于被大家称为“台柱子”的独唱演员塔娜，她也在听手机语音。由此，观众立刻抓住了戏剧冲突的主线——“恭喜啊！我们公司的几位总监都特别看好你，今后5年要重点打造你，还专门为你量身定做了‘造星计划’。你赶紧回来，把合同一签，就是我们公司正式的签约艺人。”听闻此讯，塔娜会怎样反映？

华莱士·马丁指出：“叙事视角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于是，剧情的视角直击塔娜内心。“名与利”的天平，在挑战乌兰牧骑队员的责任。何去何从？塔娜非常矛盾。

每个人，都有三种“人生”，即表面人生、私下人生、隐秘人生。歌唱演员，是塔娜的表面人生；到演艺公司应聘，是私下人生；放弃乌兰牧骑的工作，就是为了成名成家、名利双收，是她设计的“隐秘人生”。塔娜内心的矛盾冲突是激烈的——“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该如何选择这道难解的考题？一边是国际舞台的明星梦，一边是难以割舍的乡土情；一边是千载难逢的好机

遇，一边是青春年华滚烫的记忆……”虽然塔娜的歌声形成了大音程跳跃的旋律线，但此刻她的内心独白显然具有倾向性。“乡土情”和“青春记忆”人人都有，国际舞台上的明星和千载难逢的机遇却实在难得。由此，情怀与私利的天平，一边倒地倾斜了，她还是想离开乌兰牧骑。

这个桥段，像X光，透视出当前职场上多少追名逐利的“隐秘人生”。

《你若繁星》用LED屏还原了祖国北疆“天苍苍，野茫茫”的辽阔；彰显了乌兰牧骑队员洋溢着青春气息；在合唱、舞蹈、对白中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有天真无邪的新队员蕾蕾、慈爱善良的老队员斯琴……这一切还原了乌兰牧骑下基层的“本来样子”。

乌兰牧骑到偏远的牧区、林区和边境线演出，有时观众很少，甚至只有一个人。主创人员借助这一事实，既塑造了守卫边防的士官形象，还塑造了放弃城市生活、陪着丈夫守边关的夏宇这一形象。她开朗豁达，深明大义。由此，观众会联想到一句话“你守边关，我守你。”其歌颂的不仅是爱情，还有伟大的家国情怀。没有铁壁铜墙的边防，不会有岁月静好的家庭。夏宇不是主角，却象征着“90后”年轻人心中博大的家国情怀。

纵观全剧，情节发展的节奏令人舒畅，既有张弛有度、载歌载舞的故事，又有边防老民兵庄谱相随的风趣表演，还有老中青三代队员悲喜兼具的对唱、重唱、轮唱、合唱。

在规定情境中，斯琴视塔娜为接班人，蕾蕾又视塔娜为榜样，使欲“跳槽”的塔娜有口难言。孰料，就在塔娜陷入“走与不走”的纠结之时，队长竟松口了：“10年的相处我了解你的付出，你的情谊，更大的舞台在等着你，你的选择很实际……”这是非常真实的思想节点，关涉到两难选择的哲学问题：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对于塔娜和乌兰牧骑事业的发展而言，“利”“害”是一致的吗？

剧中获得掌声最多的是有“43年6个月零8天”工龄的斯琴。可塔娜似乎瞧不起她：“你两鬓斑白多少唏嘘……光阴老去，你还在原地。”唱词很短，很伤人心。尤其是“唏嘘”和“你还在原地”，触碰到多少人一言难尽的心理：追忆、留恋；成果、叹息；思索、感慨；遗憾、悲郁……斯琴却自豪地进行了反击：“你是曾经的我，我那时也是明星。十里八里的姑娘小伙子们，我们演到哪儿，他们骑着马跟到哪儿。”是啊，今天，大家深切怀念的歌唱家拉苏荣和作曲家图力古尔，都是乌兰牧骑队员，是“一点一滴的平凡，成就的伟大”。

因而，第三幕，在没有旋律的静默中，斯琴面对塔娜，一字一顿的台词语重心长：“我要谢幕了。你们才是乌兰牧骑的未来——答应我，要让这面旗帜永远地飘扬起来。”即刻全场响起了掌声。这并非是送给台词的，而是奉献给无数平凡的斯琴和平凡人的尊严的。

其实，为人民服务就是为广大

大的平凡人服务，如果瞧不起平凡人，怎能尽心竭力为人民服务。

从塔娜的性格看，她是一位善良的姑娘，业务精湛，诚意待人，尤其是对待观众，更加用心。如果说斯琴的骄傲刺激了她，那么，边防战士李波的牺牲，对她的冲击则更大——舞台上纱幕降落，如蒙太奇，“闪回”到几年前乌兰牧骑到军营慰问时路过的遭遇。大雪漫山，他们不知所措，李波及时赶到了。虽素昧平生，李波却给塔娜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多么想再为这个可爱敬的小兄弟演唱一次《草原的星空啊，可是……

意境，是文艺创作永远的追求；哲思，是文艺作品不朽的价值。就在塔娜期盼见到李波时，噩耗传来。此刻，舞台上—盏盏彩灯渐渐下落，有层次地闪烁着，犹如星辰。身着白纱裙的演员们在星光中翩翩起舞，使现实主义的情节，体现出浪漫主义的唯美：情景交融，虚实结合，耐人寻味。

继而，乌兰牧骑演员缓缓入场，与舞者交互共情。繁星，是象征，是用有限形象在揭示无限的情怀。布满天空的繁星，像极了乌兰牧骑队员，在祖国的北疆大地上，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他们歌舞的身影。同时，繁星也像极了边防战士，只要是边境国界，就有他们界碑一般伫立的营房……此刻，塔娜的去留似乎已经不重要，因为剧作还有一个重要诉求，即乌兰牧骑后继有人。

从扮演蕾蕾的演员到舞台设计的团队，从扮演队长的演员到群舞的团队，都呈现出强大的艺术活力。他们的风格像一幅充满青春力量的“素描”，不遗余力，积极热情，真实质朴。因为乌兰牧骑是时代的担当，要为人民“送欢乐、送文明、传党情的关怀和声音。”乌兰牧骑要出精品，“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住”是创作原则。乌兰牧骑还是人民艺术家的摇篮，红色文艺基因在这里代代传承。

无疑，文化自信源于文化自觉。当这部“跳出自己看自己”的剧作闪亮登场之时，就是乌兰牧骑优良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之日。

